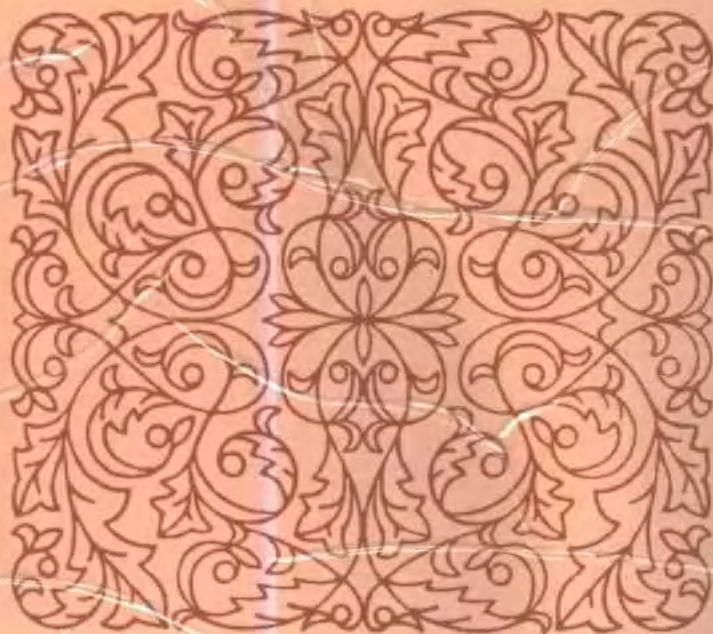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79 •



陳學昭著

延安訪問記

JIANAN FANGWENGI

延安訪問記

著者 陳學曙

印行者 北極書店

實價：國幣二元

(內地酌加郵運費及匯水 成)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50120

本書據北極書店1940年版影印

目錄

- 一、成渝路中與成都的兩週生活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由成都至寶雞，寶雞至西安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三、西安待車與西延途中……………四五
- 四、延安最初的一瞥……………七四
- 五、幾處參觀，幾次訪問，幾個談話……………九八
- 六、繼續參觀，繼續訪問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- 七、工作與技術人員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- 八、兩性與戀愛……………一七二
- 九、報告，大會，晚會與小小的聚會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- 十、絮絮談延安……………二一五

工	生活與氛圍	一一五
Ⅱ	日子	一一二
Ⅲ	陝北的古蹟、陝北的美人、陝北的名茶、陝北的朋友	一三七
Ⅳ	轟炸的前後	一四二
Ⅴ	長征的人們	一五九
Ⅵ	青年、中國的青年	一六八
Ⅶ	刀鞘	一七六
Ⅷ	鄭居	一八〇
Ⅷ	幾位老革命家與幾位國際友人	一九五
Ⅹ	老百姓	二〇三
Ⅺ	大檢查與生癩運動	二〇八
Ⅻ	邊出症	二一〇

一 成渝路中與成都的兩週生活

統一戰線開放的時候，延安曾到過國內外新聞記者的訪問——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先生——美記者史諾先生——各種性質不同的團體的參觀，也有一個二個人單獨地來探奇的，大約稍精關心國事的人，對於彼時延安的介紹，總已有了一點影子。此後，盧溝橋事起，我國爲抵制強敵不斷的侵略，發動了神聖的全面抗戰，以前的紅軍，即改稱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（也就是第十八集團軍的一部分），出赴山西一帶作戰，當第一次，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平型關一役，博得全國的讚揚；可是在另一方面，抗戰已經一年多，在一般人的腦子中，延安依然是很神祕的，好比一幅幽靈，只見一角，不見整個。延安是不是這樣的神祕古怪？統一戰線後的延安，可有什麼改變？及抗戰中的延安，是怎樣的動態？特別是，那裏的人是怎樣生活着的？這些都是我想知道而不得的。結果，我決定跑到延安去作一個短時間的逗留，我想我的疑問或者會得到一個清楚的答案。

人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，可是我個人的經驗，入蜀並不是頂困難的，雖然我沒有坐過船的幸福，不過如果能租法寶到船塢，坐着外輪，那極由漢口動身，九天工夫就可到重慶了（我說的是去年十二月渡的情形）。上重慶碼頭的石級，怕是那次入川的人感到最難受的一件事情；此外那塵包骨頭的轎夫會使你起異樣的感覺。

在重慶，我留了一共近兩個月，其間我曾在涪陵的鄉下居住了四個多月，我很高興我在四川的鄉間生活，可以說我自有生以來，從沒有接近過那樣的農村；四周只有稀稀的草屋，沒有一家店舖，聚於狹窄的山路上的，就是那些赤腳的下田的男女同胞，他們是那樣的質樸，天真，辛勤，純

們又那樣的貧苦，絕對不能以江浙的農人來比的。真的，不到四川，不知四川農村的苦。江浙的農人，有時會得穿起綢衣，皮褂，下雨的時候，穿上了一雙套鞋；可是四川的農人的生活，決不是江浙農人所能想像的，吃的是雜糧，蠶豆，山芋；吃玉蜀黍已算是好的，穿的是補成千塊的破衣。離清陵三百里的重慶，那一切完全就不同了。逃難的人源源的來，旅館裏塞滿了人，街路上，店舖裏，飯店裏……沒有一個地方不塞滿了人。一間沒有上海的亭子間那樣大却十分暗黑的房間，要十五元一月的房租，而且要先付的。許多穿著華美衣服的男子老幼，在街頭，在戲院門口，一羣羣的走着，立着，總要以爲有盛大的什麼會似的。飯館門口停着許多輛掛着「防空」的汽車，在青年會旁邊的京菜館燕市酒家，星期六的晚上，除非在五點鐘之前去，否則，找不到一個座位。大家用暢了錢，大家賺够了錢。但是你假定有感情，你一定會起一種異樣的感覺，感覺重慶的生活是寒熱的生活，而不是健康正則的生活，一切都在發着寒熱。真實的說，我不愛重慶這樣的生活，我覺得不是戰時所該有的，尤其是在爲了抵抗外來侵略的一個自衛戰爭的時候，這個現象將是很羞恥的。我急於想離開重慶，但在另一方面，我是依戀着重慶的，那些朋友，他們對我太好了，爲了來送我，渡船觸礁，幾乎淹死的濟安先生與趙學廣先生，同他的夫人，使我感愧，不安到極點！別離了十多年的鴻明姊，居然在重慶會面，她的真摯，她的友情，一如往昔，那一天的晚宴，更使我感動的，是桌子上有杭州蕪菜湯與昆明的火腿（她說以代替金華火腿的）。我們談了些巴黎的前後舊友，有的已死了，談着當年在北平時的一切，那時我們的遊蹤，北海，三貝子花園，陶然亭……我真的感激她那樣熱情熱意留我住在重慶，可是我還是走了，鴻明姊，我想你一定會原恕我的罷。

從重慶到成都去的公路，汽車每天頂多只開三輛，旅客已登記到八月初。雖然一切都還是人情問題，但我不耐煩等待下去，也不想去走腳路弄票子（因爲腳路之上還有腳路，除非是頂大的鈞路）

靠了一位辦事務的朋友的幫助，想出了一個妙計：由重慶坐船到嘉定，由嘉定再坐公共汽車到成都，還是繞了圈子。照我們以理推想，繞圈子的人一定不會多的。六月三十日的下午五時我上了××公司的××輪，出於我的意料之外，統艙裏早已擠滿了人，沒有一個空隙，人家還是午後一時就來占住鋪位的，沒奈何，只好在烟筒旁邊，鋪下了我的睡位，糊亂的睡一夜。次日早上五時，船開了，馬達的聲音同烟筒所發出的熱氣把我驚醒過來，雖然有風，可是那熱氣簡直把我烘得頭暈。最令我失望的是旅客大部份都是走長路的，並且竟有好幾個南渝中學的學生是要由嘉定再轉成都的。在這隻船上，有好幾個自江浙流亡出來的家庭，有一個無錫人，夫婦倆帶了三個孩子，大的只有五歲。無錫我曾住過一年半，對這個城市留得極好的印象，工商業發達，知識開通，文化水準相當的高。我同他們就談起無錫來了。

「現在無錫出來的人回去的很多，聽說公花園一帶被日本人燒掉的房子現在又建造起來了，又好做生意了。」他說。

我同他談到無錫的偽維持會：他說着他同族的一個工業家：「怎麼他會做這個事？愛錢，他不好早點把他的工廠搬到後方麼？他不是還可以賺錢，而且更加賺得多呢！現在的布比從前賣了幾倍。他那些工廠呢？」

「工廠都給日本人收去了。無錫沒有失掉以前，維持會的人早已安排定當。他做會長總比江北人來做好些，現在各處失地都有維持會，恐怕辦得要算無錫的最好。」他說。

我聽了他的話不知該笑還該哭，這位先生自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無錫人，不過可以代表一小部份人的看法，代表一小部份人只知道賺錢，做買賣，沒有絲毫國家民族觀念，把做漢奸也當是一件生意經的！

一號的晚上，到了瀘縣，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故鄉，因此這地方對於我更有興趣。上岸在公園裏走了一個圈子，就去吃晚飯。瀘縣的馬路很寬闊，市面熱鬧，人也極擠，都是我所意想不到的。我愛到一地去問一地的物價，就走進一家雜貨舖裏，那些重慶很貴的香肥皂，在瀘縣還沒有漲價，特別是熱水壺，價值比漢口也還便宜。這些當然都是陳貨，但是爲什麼還沒有漲價？也許是銷路不暢，也許是他們不識市面。結果我買了幾塊香皂，就回到船上。那晚船停歇在瀘縣。瀘縣雖是山城，但沒有石級要爬，所以給了我極好的印象。

所乘的輪船掛牌直放嘉定，問了公司也得到同樣的回答。可是船到敘府，船上的人把旅客全都趕下船來，托言水小，船不能行，當夜叫旅客換票，又說嘉定已有小火輪下來，上水的旅客都可接著登輪。原輪呢，明天一早開回重慶去。

旅客們大家下了船，把行李搬到團船上，等待小火輪到來。過了一夜，次日早上，小火輪總是不來，大家開始懊悔，而忿慨起來，可是原輪早已開掉，去同那一個算賬呢？團船上的人是不能負責的。

那天夜裏，大家七顛八倒的躺在團船的地板上，臭虫從地板上，壁板縫裏，四面八方的聚攏來，一捉就是十幾個，那數量實在驚人。那夜我就沒有閉上一眼，不停地捉臭虫，別的人也不能安睡，大家嘆氣，抓癢，咒咀那船上的辦事人。

天下起雨來了，沉沉不斷的四川的雨，對於這一羣旅客，更加上了一层失意的打擊，一個華西大學的學生同兩個南渝中學的學生提議說：

「輪船把我們拋在這裏，今天我們化錢吃飯，這那是我們預算了的？實在我們可以要求團船上給我們開飯」。

他們的提議立刻得到了全體旅客的同意：「要得！要得！」馬上推了八個代表去見國船主任，國船主任回答說他不能作主。大家商議了一下後，決定去輪船公司，好得公司就在碼頭上。

「經理先生還沒有來。」公司裏一個出來回答。

「怎麼到現在還不來，辦公時間早上八時起，現在已九點多了。」「在什麼地方？」「差人去叫他來。」代表們說。

公司裏面走出了一個高個子穿短衣褲的人來：「什麼？有話對我說，我去轉達經理。」

「你說經理不在呀，到底在不在？你不要敷衍我們！」

這個穿短衣的人沒有法子，只好聽代表們夾忿忿的敘述。

穿短衣的人回進去了一歇走出來說：「公司裏不能給你們開飯，貼發你們飯錢，好不好？」

「也好，」大家馬上說。但是貼發多少呢？經過一陣商量之後，以票合算，統船每天每人伙食五角，要求貼還五角是很合理的。公司終也同意了。可是坐房艙的人也只發五角，照船上的規矩，坐統船房艙飯的，每天加四角，那麼坐房艙的人不是該有九角伙食發還麼？結果因為房艙客少，要求與爭論終歸徒然。

午飯時，大家上菜館去吃飯，雖然給臭虫擾了一夜，這一頓午飯，却使我對彼府的印象變好了許多，化了三角錢吃了一大飽：一角六分一隻炒腰花，一角錢一隻肚湯，四分錢飯。腰花一大盤，肚湯一大碗，至少可吃四個人。四川內地的生活與江浙一帶的生活程度比較，真是相差了好幾倍。

小火輪到了晚上七時才到，這就是我們該換的上水輪船。那是一隻很小很小的輪船，沒有房艙，大家像鯊魚一樣的疊在狹小的統艙裏。剛剛搬上行李，鋪艙位，喘息未定的時候，船上的茶房來查票，同我們轉船的旅客，吵起來了。原來我們轉船過來的有卅多人，敘府民生公司方面會聲明我

們卅多人有占輪位的優先權，要等我們鋪好輪位之後，見有空的才得售票。可是公司方面對於還話食言了。他們盡量售票，而這批新客人待小火輪一到，就爭先上去，使我們轉船的人還是擠得毫無辦法，連腳都伸不直。但是我們只不過感慨一下，而沒有正式提出抗議。那曉得公司方面，大約不甘心五角錢伙食的發回，叫茶房出來與我們等事，我們中的一個旅客（從前是某大學教授），他捷足先登，占了一個好位置，所謂好位置，就在統艙地上的一條長而高的櫃上，正在滿意的鋪被頭，茶房來查票，查到他，叫他搬下來，聲言這是船上職員睡的地方，這一下，爭執可起來了，我們轉船過來的全體旅客，都幫助這個大學教授。本來，由敝府上來有兩個老太婆，他們帶着裝滿了香的大網籃，上峨嵋山去燒香，她們把她們的網籃以及小包大包，在她們的四周像佈起了鐵絲網，而在她們的裏面有坐有躺的。兩個人，占住了至少有五個人的地位，大家心裏雖然有些不樂意，可是爲了她們的年齡而寬恕她們，一個學生請她們把網籃移緊一點，她們大聲的吼罵起來，反把網籃往學生這邊推，這個學生也只好笑笑不出聲了。這一對老太婆使我忽然回憶到十幾年前我在京寧車上遇到的老太婆，爲了請她讓一點位置，她索性把身體倒在我身上睡覺。我們對茶房說請他轉達我們的要求爲了優待這兩位年老的燒香太太，請把她們安置到經理室去，我們並不一定要占住這個櫃子，只要地下有空，大學教授馬上會下來。

「我們沒有辦法！」茶房說。

「我問你，你們要錢就有辦法！」一個旅客說。

一陣鬨笑，茶房只好走了。

一歇後，兩個航警，他們背起手鎗，向大學教授說：「這是我們的鋪位，下來，下來！」
「你們是不是船上的？」

「不管，我叫你下來！」

他們聲勢洶洶，而且還帶點流氓氣。

大學教授一個人應付不過，他們竟想把他硬拖下來了，我們羣起對付，畢竟多數人的力量是不怕的，這兩個流氓也只好悻悻然走了。

我們還等待着有第三次麻煩來，倒沒有。

以前我是很愛好旅行的，但是年齡的增長，或者是固定的生活會使你減少這種旅行的愛好，而眷戀着安定生活，但我終究確信，你讀過對這個地方的十部書，終不及你自己到這個地方去旅行一下。

船上的事，大家除吃了睡，睡了吃外，餘下的是同這些差不多的頂物質的事情。有的人找些書同雜誌看看——船上有一個圖書庫——，有的人呆看着山水，有的人簡直儘睡覺。在我旁邊一家鎮江人，老夫婦帶着二子一姪，稍微遇到一點刺激，就嘆息起他們的流亡生活來，他們是從敵機的機關鎗掃射下逃出來的，在南京開的店舖給敵人占去了，兩個老人，好幾次爲了沒有把賬簿帶走，相互埋怨，而爭執起了。

「好了，你們逃出了命也很運氣了！」旁邊的人勸說。

最使我發生興趣的，是那兩個去燒香的老太婆，每當開飯以前，小桌子剛剛擺起，她們倆就沒命的，往網籃底下找些醬燒雞，罐頭牛肉。她們的香底下，裝滿了這些美味。吃飯時，她們儘量咀嚼着吃，張着兩隻繃迷的眼睛，真的，那神氣，進入了無憂世界，極樂天國去了。

半路上來了一羣到嘉定去會考的初中女生，由幾個教員帶領着，船上是那樣的擠，她們只好往一點點的空隙中去擠，有三個就擠在老太婆的香網籃旁邊，船頭簸得很利害，一下子站不穩，她們

三個人坐在網籃上來了，她們伸伸舌頭，趕快站起來，這一下，可把所有的旅客都引得大笑了，兩個老太婆嘖嘖咕咕不知在說些什麼。

由敘府上嘉定，岷江的水流越來越急劇，一個一個的大旋渦，使你望見了要頭昏，有的人竟會因顛動而難過起來，更可怕的，船的行駛，像一個醉鬼的東傾西斜，好幾次船尾差一點要碰到邊岸的石塊了，岸上的樹枝從我們臉上擦過去，旅客大家透了一口氣。雖然你清楚的望得見清秀聳立的四川特有的山，山坡上的玉蜀黍，蘆蔗，麥子同高粱，但是那死的恐怖時時刻刻會逼上你的心頭，像在大風浪的印度洋裏一樣。

沿江的山上，有時坐着一個農人，他悠閑的神情，令人想到王維詩中所描寫的。其實呢，與其說這個農人悠閑神情，還不如說是我的悠閑的心情。這一帶江上，有木船行駛，他們很多人，兩人一棹的搖着，爲了水急，上水是很困難的，他們拚命的搖，口裏齊聲喊着，有的人一絲不掛。我在法國時，曾見到電影中，外人攝去演映的：「揚子江上的船夫」，而比擬從前的「伏羅加船夫」。當我們小輪過去時，木船就顛動得很利害，快要翻了那樣，聽說有時候，的確也有翻了的。

終於在七月七的午後五時左右，到了嘉定，一尊極大的佛像，高高的矗在山上，隔着江遙對嘉定城，這是嘉定的標記。船停在江心，旅客由小船過渡靠岸。在船上望嘉定，是一個可愛的小山城。我說是小小，在四川，這却是內地的一個大山城了。經過了一翻紛擾，我也帶了行李過渡，上了岸。上岸後，經過了一翻嚴密的盤問與檢查，爲了防止漢奸活動，這也是該當的。但不知爲什麼對於一羣非四川口音的旅客，盤問特嚴，他們盤問着，好似還不知道我國的抗戰，也不知道這次因了反披僑購戰爭，同胞們有極大的移動。盤查完畢，才把行李裝上黃包車往旅館去。

我停在一個新開的名叫東園賓館裏，裏面有一個園子，滿栽花木、茶閣臨着嘉陵江，風景定够

美麗的。但是房間却一間也沒有了。靠了那兩個年青的朋友（南渝中學學生），他們用本地話去同老板交涉，結果，老板答應讓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給我，沒有牀舖，給我放一隻帆布牀，那兩個學生呢，只好睡在茶館空樓的地板上。

在旅館的花園裏吃晚飯，吃到比重慶便宜的魚。晚飯後，馬上出去探聽上成都的公共汽車。嘉定有一條水門打馬路，兩旁的店舖都還整齊。公共汽車站在城外，到那裏問訊了一下以後把我上成都的整個希望拋到了深沉的海底。他們的回答是這樣：「車子也不一定有的，頂多是開三輛，或者兩輛，或者一輛。我們不用登記手續，登記手續以前用過的，但是結果是，登記的人不來買票，不登記的人來搶票，所以不登記了，登記也是無用的」。

「那麼怎樣辦呢？」

「現在就是發牌子，早上五點發牌子，六點賣票。可是人家在半夜十一點，十二點，就來我們售票的門口等待了，有的搬了木板索性睡在售票門外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脫笑，你看怎麼辦？弄得我們睡也不能睡！」站上的職員一邊笑，一邊做着鬼臉，「你知道，現在嘉定旅館裏還留有三百多人，在等待坐上成都去的汽車」。接着，他說：「看你們的幸運罷，早點來搶牌子就是了」。

回到旅館裏，商量辦法，看來明天是走不成的分兒多。我們商量，決定我的年青旅伴，兩個學生早點起來去搶牌子，我留旅館中照顧行李。如果搶到一張，給我先走，因我錢帶得很少，如果留待車子，必得拍電報到成都寄錢了。如果兩張，他們中間留下一個，如果三張，那當然頂好；如果一張也搶不到，就只好坐黃包車到成都。旅館老板極力勸我們坐黃包車到成都，說近來坐不到汽車的人這樣走的很多，不過這條路上從前有土匪出沒，搶劫的事近來少些，但總究有一些麻煩，不過我覺得這也是靠幸運的，坐汽車還是可以遭受搶劫，只要攔住了汽車，車裏的人一樣是手無寸鐵的

旅客，所以我也主張搶不到牌子，就坐黃包車（四川人叫做「包」車）。

早上二時，我起來了，其實我根本沒有睡上一眼，我不歡喜那帆布牀，牠像一隻袋，你裝在裏面翻不得身，跳蚤與臭虫成羣結隊的來襲擊。十二點鐘，旅館中人噤噤，早已有人出去搶牌子了，那兩個青年同伴，他們急急去汽車站。我在園裏踱了一會，到茶閣上，坐着，望着，岷江的水流，發出絲絲的光，曉風，殘月，疎星，一如柳永所寫的。一瞬間，我起了無限的思緒，我想起錢塘江，漢江，以至遼遠的萊茵河，一歌把我的心引起了一種思鄉愁情，一歌又把我引到了歌德與屠格涅夫的自然的情感裏。我安慰着自己：「我終究在自己的國土上，我踏着自己的泥土，是的，我們自己的泥土！」我的眼睛潤濕了，流下了感激的眼淚！我只要踏着自己的泥土。

到五點多，天已大亮了，旅館裏的第一個搶牌的人回來了，「人擠得很，你們的兩個人還算站在前面，或者希望。」又說，「看來今天不發牌了，我不願再等……」。

六時左右，兩個青年同伴回來了，他們跑得氣喘喘，滿頭是汗，把制服的鈕扣也解開了。「牌子搶到麼？」我開頭問。

「那來的牌子？車子給伍處長包去了！」他們忿怒的說，「可是售票處的門窗也給打掉了。今天如果發牌子，我們倒一定搶得到的。前面的人並不多。可惡那車子給人包去了，許多人一下子發怒起來，把售票處的門窗都打了，我們也參加了一下。有許多人上了那輛車子占住在那裏，也有人立在站上等待發牌子，我們看看沒有希望，還是回來，坐包車走罷」。

我們決定坐包車走，正在商量叫車的時候，又有三個旅客，搶不到牌子而回來了，他們就加入我們談起來：「今天車子並不是伍處長自己包的，是岷江旅館的一羣旅客，等了好幾天搶不到牌子，其中有認識伍處長的，去走腳路，由伍處長出面來包一個車子。」

「公共汽車可以包用，何必辦公路，設公路局呢？」

他們三人也主張坐包車走，與其坐等在旅館裏，而且明天有沒有車子是不一定的，搶得到牌子與否又是不一定的，什麼都是不一定的。結果，我同兩個學生決定與那三個旅客一同走。

我們叫了六輛黃包車，計劃是先到眉山，在眉山再換黃包車到成都。到眉山的車價是四元（公共汽車由嘉定到成都都是七元六角）路程共約四百里，到眉山恰合一半路程。

動身的時候已快八點鐘了，車夫說如果趕一下，今天可以到得眉山。

我們的車子經過公共汽車站，站門前擠滿了許多人，一輛汽車停着，坐的，立的，只見滿車是人頭。車站前的空場上，堆放了好些舖蓋同箱子，同輪的大學教授，他百無聊賴的神氣坐在那裏。見我的車子拉過，他大聲的喊我，向我招手：「陳先生！陳先生！你到成都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願呆了，你不想坐黃包車麼？」

「我等一下再看。」

大約不到十分鐘，他的「包」車來了，而且拉得很快，趕上了我們的車子，當他從我們面前過去時，他微笑着對我輕輕搖手。

我們在夾江縣午飯。夾江是一個縣城，但小得及不到江浙的一個村鎮，冷落得像一個死城。找不到一個起碼飯店，我們在一家擺着一隻方桌的飯店內坐下來，兩個青年學生對我好似抱歉的說：「四川內地就是這樣貧苦的，但也有比夾江好得多的縣份。」爲了填塞肚子，也沒有別的法子。我的脾氣一向是很壞的，在家裏，沒有我愛好的菜，我寧可少吃一點飯，但是在這個時候，雖然飯帶着酸味（天太熱了，一定是上一天窹剩的飯），我也只好用開水泡了一下，把牠吃下去。我第一次懂得，在飢餓之前，什麼都管不到的。